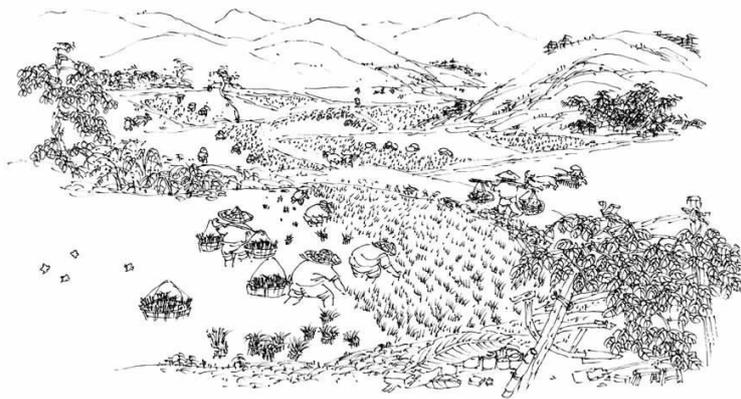


2011-04-20 第07版：文化广场

客家的农忙劳作——“钉田”

作者：范翔宇 来源：北海日报



唐代著名的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《观刈麦》诗，诗中的前部份是这样描述的：
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妇姑荷箬食，童稚携壶浆。
相随饷田去，丁壮在南冈。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。力尽不知热，但惜夏日长。
复有贫妇人，抱子在其旁。右手秉遗穗，左臂悬敝筐。

诗歌描述的是，在麦子收获的农忙季节里，农家妇女正带着小孩行走在麦浪翻滚的田垌中，去给正在忙于收获的家人送水送饭。正在田间收获的农夫们，脚踩着发烫的土地，背向着灼热的太阳，面对着热浪滚滚的麦田赶着收麦。虽然已是筋疲力尽，但为了赶季节，还是顾不得酷暑的炙热而劳累忙碌着。而送饭的女人则趁家人吃饭的时间，抱着孩子，提着篮子去拣拾遗落的麦穗。

每当读着白居易的这首《观刈麦》，我的脑海中就会涌现出大廉山下大廉垌中，客家乡亲繁忙的农耕景象。每当看到客家乡亲繁忙的农耕景象之时，我也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白居易的这首《观刈麦》，仿佛又置身于大廉垌下的田园农耕情景之中，回到了与父老乡亲们一起“钉田”农作的岁月。

北海客家人把夏秋两季的耕作，称之为“钉田”，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。客家人依山而居，人多地少田稀，四季耕作必须十分讲究农时节气。夏秋两季插秧，客家人清晨即起，备足午餐。一气干到日落西山才歇息。斯时，人就像被钉在田中一样，从早到晚忙个不停，劳作异常的坚毅艰苦。

客家人如此忙碌地“钉田”劳作，是与客家人因居住的地区山多田少，所采取的立体耕种而决定的。为了尽可能地利用有限的田地资源，特别是水田资源，在同一季节同一块田里，会同时种上多种作物。以客家特产的甜薯种植为例，种甜薯首先是要起垄的，同一条垄上，两侧种芋头，中间种甜薯或木薯，甜薯旁边种大乌豆，芋头旁边种红薯，这样，一条垄上会同时种上五种农作物，有的人家还会间开种上一些猫爪豆。而这几种农作物的收获期都不同，因此在农耕管理方面也就不会有间断的空间，因此，客家少闲月，钉田”人倍忙。

到了七八月间，正是芋头收获，大乌豆成熟，红薯要壅土，甜薯要插标的时候。而此时，又是收获水稻、花生和黄麻，接着又要插种晚稻的时节，为了应付这众多的农事，客家人全家便“倾巢”出动，大廉垌中繁忙而又紧张的“钉田”劳作就这样开始了。

每天晨曦初露，大廉山下的村庄已是人声相传，人们早早扛起犁耙牵着牛，或握镰挑担去到田间。扛起犁耙牵着牛的是要提早把田耙好，让家人吃了早餐就能到田里插秧；握镰挑担的是要趁着清晨将露水滋润的嫩草割回来，让犁地耙田回来后的牛能吃到鲜嫩的草。

吃了早餐，家里能“参战”的劳力都到田间去了，到了田间后，就要一直干到天色断暗才回家。

老弱者则留在家中做后勤，后勤的任务主要是煮饭送水。

在客家“钉田”的时节里，田垌上到处都可见用树枝或花生藤搭起的简单遮荫棚。遮荫棚不是为大人歇凉而设的，而大多是作小孩子遮挡烈日暴晒之用。因

为夫人都到田间劳作了，小孩也都会跟着一起去，能干活的就帮着父母干一些手头上的活儿，未能干活的就在一边帮着看弟妹。客家人的吃苦耐劳，客家人的重农崇本，客家人的守望相助，是这样从小就在田垌中的耕作中形成传承的。

在农耕不发展的偏僻山区，钉田”劳作全靠人工，期间吃喝都得在田头。钉田”的劳作周期和过程，各家各户是不一样的，但基本上都是以收割、插秧为主，主要拔了花生犁地播种，割了水稻犁田插秧，为了提高时效，这些劳作就得交叉进行。如一早起来拔了花生，接着就是男人犁地，女人和孩子整花生，整完花生，剩下花生藤就放进田里去沤，这就是最好的有机肥了。如果是割水稻，就得整天地收割，田多的人家则要割几天，这可是最累人的活了。“钉田”的劳作中，最苦的就是插秧，因为这是在完成了拔花生和割水稻的劳作之后接着开始的，而且又是最讲究节令时效，必须在节令前赶完。而人在此时经过了连番劳作之后，已处于极度疲倦的状态，其艰苦状况可想而知。

日到正午，家人把午餐送到了田头。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，客家人“钉田”的中午是非常简单的。

一钵稀饭，一篮薯芋之类的杂粮，一碗自制的咸菜。因为客家人的田地少，能种水稻的水田更少，能以大米作正餐，一般都是要在年节喜庆时节或亲友相聚之时，钉田”的劳作辛苦，因此中午才煮上一钵稀饭。而那一钵稀饭，则不如说是一钵米汤更准确些。因为，中午的这钵稀饭，一个家庭视人数而定，最多就是将几两大米放进锅里，然后加进半锅水熬成米汤。一些女人在起锅时，还会先捞出一碗饭留作晚餐。因此，剩下的就是名副其实的米汤了。然而，就是这样的一钵米汤，对于艰苦“钉田”劳作中的人们来说，既可解渴又能疗饥，已是很好的享受了。而这一条红薯或芋头，则被戏称为“焖猪脚”，一碗米汤，则被戏称为“薏米汤”，薏米汤”送“焖猪脚”，也就因此成了客家人“钉田”的“美食”。艰难困苦锤炼了客家人坚强的生存本能的同时，也造就了客家人乐观豁达的天

性。

每到午餐时分，田垌上就响起了相互呼唤的问候声。经过大半天的紧张劳累，乡亲们都会在此时歇一歇，喝碗水，男人们则也趁此就近聚在一起，一边抽着大碌竹水烟筒，一边相互间交流一下农耕的心得。女人们就带着孩子串荫棚，或拉家常，或“密谋”着男婚女嫁的事儿。

因为，在“钉田”期间，谁家的后生能干，谁家的女儿贤淑，都会在此时展露本色，这正是女人们为儿女谈婚论嫁而“暗渡陈仓”的好时机，说不准一段天赐良缘就此而成。而一些后生小子和孩子就趁机跳进“水转”（筑坝储水的河沟）里凉快戏乐。此时的田垌间，有如一幅客家的农耕钉田画卷正在展示开来，这样一幅画卷深深地印在了我童年的脑海里，定格在我人生的记忆中。

短暂的午餐休息过后，田垌间又恢复了紧张而又沉静的钉田劳作氛围。阵阵的山风吹过带来的阵阵热浪中，散发出阵阵客家人农耕中特殊的“钉田”民俗气息，直至夕阳西沉，霞落山头，人们的双脚才从田里拔出来，到水转边洗去一天的劳尘，挑起一天的收获，带着明天的期待，在苍茫四合的暮色中回家……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客家农村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，农耕机械化的日益普及，客家的后代再无“钉田”的艰辛劳作。但是，在“钉田”中磨炼出来的客家农耕精神不应该在淡忘中消失……

（题图：黎发业）